LIBRARY
JUL 26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4
.14
L36A25
1732
v.5

鹿洲初集卷十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記

棉陽書院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提綱）余謂非必天下也即一官一邑亦然（扼定主腦闢瞶）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喚聾）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玉成之然則化

民成俗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潮邑為
嶄然
嶺南文獻之邦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英賢代興
文章星炳號稱極盛獨正心誠意之學濂洛關閩一
風俗之壞只緣此處不清耳
綫相承之道統則杳乎未有聞也余以菲才代庖茲
邑適當頻年荒歉之後脫巾而呼者五營持梃而奪
者徧野伏庭攀輿繁言相告訐者日千七百有餘人
盡瘁經營鋤荆斬棘兩月而始稍就緒不謂廉恥道
喪有林妙貴胡阿秋之孽以後天教流毒遠近歷多
年所招誘四方無賴為徒數百人駕言能書符治病

爲人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以故城村風動澄
揭惠豐之人無不篤信其術重趼而至余聞而髮指
躬詣禽之庭鞫其所爲多不可問乃斃二渠魁從犯
以次杖儆餘黨數百輩皆人其人邑紳士方以殄孽
消妖洗穢濁而清明爲快余則皇然内慙謂教化不
興使吾民泯泯棼棼以至於此實官斯土者之咎今
羣邪滅息醉夢初醒此風俗還淳人心返正君子道
長之一大機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籍其廬
控勒有大力
于官毀其奸竇更其門牆以爲闔邑人士讀書講學

之所榜曰棉陽書院棉之風俗將於是乎正〔篇法〕棉之賢
才將於是乎得之矣顧惟書院之建必崇祀先賢以
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
吾眞宋有白鹿書院〔循名責實不朽之論〕亦有鵞湖書院明有河津餘干
之講學亦有新會姚江之講學同學孔孟同談仁義
而操戈入室甚至詆紫陽爲洪水猛獸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夫非天下後世之大憂歟周程張朱五先生
上接洙泗之正傳下開萬古之聾瞶宜妥侑斯堂春
秋祀典勿替俾學者識所依歸而異端邪說不能淆

亂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自書院既建以後邪說息詖行消人心正風移俗易禮樂可興余亦幸玆雨暘時若百室盈寧得于簿書鞅掌之暇與諸君子橫經講學溯白鹿之淵源塞鵞湖之坑阱雖不敢謂廓清摧陷可能於斯道有功亦庶幾玆邑之風俗人才由斯而一大振起哉希聖希賢自是儒者分內事世多聞之震驚則不學之故也吾所謂學者非窮高極遠幽渺難行之謂卽在爾室屋漏人倫日用之閒爾心無邪則爲正爾意無妄則爲誠爾

立脚跟在此

言言着實此喫

緊爲人處

爲善人無爲惡人則可以爲聖人尊君親上祇父恭兄爾之能事畢矣文行忠信是爲四教禮義廉恥是（文勢騰躍不可捉摸）謂四維吾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此所以興賢育才者亦在此願諸生發憤自雄以聖賢爲必可學登五子之堂讀五子之書行五子之事濂洛關閩將復見於今日夫寧獨一鄉一邑（章法）風俗人才之關係也書院爲屋三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前爲諸生出入行禮之所後爲閑存堂凡學舍十有八院左有隙地可擴充尚遲有待余忝一日長敢不揣固陋而爲之記若春

秋典禮祭享田租同學諸子姓名另書他石
其氣味似曾王諸記而其精詳醇雅㦗不從唐宋
大家中得來故是古今不刊文字鳳凰五色備舉
見卽天下大安寧此文之占驗亦如是

重脩潮邑義學碑記

自古美玉必藉良工美才成於師友師道立則善人（便責成教者）多濂溪豈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惟在師嚴道尊人知敬學是以昔賢殷殷立教澤宮之外復有義學之設責之專任之重也潮邑義學在縣治譙樓之東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前令臧君憲祖創成之爲齋舍凡二十間迄今將五十年牆傾椽朽瓦桷頹敝春雨漏淋無地容足諸生猶勤勤於學聲琅琅出金石間余（文情彬彬秀）愛之因捐清俸設法與脩先小學次大學幽齋曲徑

靜几軒窓雖在闤闠之中而有山間靜穆之致不可謂非讀書之善地也士爲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民風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日趨于厚不端則鄉里效尤放縱日競于邪故士不宜妄自菲薄當以言坊行表爲已任潮邑文物之邦民風未盡淳美今盜賊廓清豪强斂跡訟師棍蠹漸次驅除加以歲登大有萬井盈寧正我民安居樂業興起教化之秋也余不佞不能家喻户曉惟有隨事誘掖樹之風聲使知孝弟仁讓爲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所藉以身體力

行爲鄉閭孝弟仁讓之矜式則所望於諸生助我者非細也余以闔邑人心風俗分寄其責於諸生而又以諸生立心制行學問文章分寄其責於司義學擁皐比之一二人可不謂專且重哉明經姚子先登篤學能文之士也根柢深厚不同流俗可爲諸生師表茂才鄭生大釗醇謹好學足跡不輕造公庭以之師小學課童子克稱其任義學之脩二生籌土木董工匠悉心經理備極賢勞余又念學租微薄清出前人乾沒官租文會張陂沙港濟糧歲共穀二百餘石以

關懷學校情詞充沛

爲棉陽書院及大小義學師生膏火之資循例詳請不知上官其許余否倘邀嘉惠亦斯文之慶也自笑寒酸力微規模窄狹未能恢而大之睇茲義學之側有前令彭君未成之廢祠牆垣露立基址頗寬以之擴充義學建講堂齋舍當必大有可觀者此與棉陽書院之左柯家廢地如出一轍（纏綿愷摯想其心）余曾向柯生購求爲書院增亭臺講室（力之癖）而生以外出未歸阻余之興二者皆余心中所欲爲之事未知余之駐此有幾月日本强顚拙爲人所忌而上官憐我狂愚欲改調他邑以

去恐土木工程非旦夕所能猝辦後之君子有與余
來者應自奮矣
同志者不獨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義學諸生濟
濟技彥皆一時之選而趙生世成林生愛霖與書院
之劉生峯銳林生之檻鄭生炳文尤其矯矯出羣非
復尋常士也附書于石以志一時人才之盛
此與棉陽書院後先告成者也下車以來惓惓庠
序不期月而士奮于學俗趨於淳至誠動物孰謂
風俗難變哉

文光雙忠祠祀田記

棉陽之祀雙忠自宋熙寧閒始也（有來歷）邑志載軍校鍾英入貢京師道出睢陽拜張許二公之廟巳夢神告以將偕南行指寢殿笥中遺像示之鍾事竣還仍過廟如言詣寢殿探篋笥果得像及銅輥以歸一夕而至棉人素欽仰二公忠義謂靈爽所依必致佳祥千百（棉人大有見識）載城池可保無患乃建廟祀于東山之麓於是香火遍棉陽鎮鄉僻壤皆有廟而文光寺後一祠則因明（文光祠來歷）末寇亂薄城城中諸紳士於嶺東古廟請二公神像

入城捍禦者也賊望見忠魂金戈鐵馬率神兵殺賊遂遁去城賴以安於是立祠祀焉顔祠惟田乃可久獨此祠向未有議及者左近文照堂有僧靜會晨夕奉香火恐後來未必能繼僧乃請于邑之紳士捐貲置產爲歲時薦享香燈之費得貴山都八啚中田一十三畝二分有奇請余書于石余惟潮俗多淫祠自以昌黎文山作陪客本地風光至當不易昌黎公建邦啓土而外獨雙忠大忠爲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雙忠祀唐睢陽張許二公皆可使百世下聞風起懦維千秋綱常於不墜者也使當日

睢陽無二公據守則賊勢披猖河朔潰盡誰保江淮

（然爲唐室撐持半壁江山功實不細）

以障東南半壁中興二字夫豈易言前輩謂唐之不亡二公之功不在李郭下蓋非阿所好者矣二公平生氣吞逆賊忠憤常周宇宙亘萬古而不爲少衰使

（此亦二公所必然之事）

見戎馬近郊梯衝乘墉必怒髮裂眥殄殲醜類不蚤遺子此理之必然而不可移易亦爲民禦災捍患之常非棉人之好爲語怪也棉人敬祀二公當學二公

（無限深情）

之忠義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吾知免夫思忠義

（所屬望于棉陽風化者更非淺鮮）

之爲美凡一毫非忠非義之事皆不敢爲則孝弟由

此而生而風淳俗美爲太平敎化之助則崇祀二公捐貲置田者之功亦不細也靜會爲棉陽好義僧賑（好義自）饑埋骴不憚煩勞庶乎韓公所謂頗聰明識道理者（是可嘉）而余絕不敢與之遊恐蹈昌黎大顛故事貽後世不（瓜田李下之嫌不可不慎）白之譏而其有功於斯祠則與諸紳士一片苦心均不可泯沒也是爲記

張許二公忠義關係千秋臣節祀之爲宜作者遂欲藉此以化蕉棉疆可見民生風俗惓惓在心無一時一事肯放過也

遊夢筆山記

夢筆山在浦城西北郊距邑可半里相傳江文通讀（地以人）
（傳）書處也余童時即聞茲山爲浦城名勝思欲一遊不（渴想）
可得乙酉春從學使沈心齋先生至其地出郭眺之
心甚喜行愈近而興殆索然遠望有二三古柏亭亭
可愛既至則奇止此矣柏之下爲寺寺之旁爲文通
（所見不如所聞）
祠俗僧數輩荒草一坵非有他景也其爲山也卑而
小既無巍峩壯偉俯視入州之槩又無奇峯怪石幽
（似殷深源當日）
泉曲徑爽人心目之間徒以頑然一拳土久享芳名

余甚惑焉豈所謂地以人傳者非耶不然何其負重（如此者）
望而中無實也將江郎才盡而茲山之勝亦隨之余（儘多）（解得有趣）
終莫得其解請以問後之來遊者

世間負重望而無實者何獨此山爲然而藉人以
傳附驥乃顯則此山亦其一也高步遠眄古雅絕
倫

遊茗川記

丙戌仲春旣生魄何子馥庭從余遊茗川茗川者馥庭家別業也在郡之東南蔬圃數百弓環可二里爲巨園園有巨池池有亭亭後有竹循竹而下池之東也有梅花閣閣外梅樹繚繞實纍纍纍如貫珠葱蘢邃密宜避暑池之西老椰偃蹇倔立小草芊芊散花雜木繽紛蓊薆皆可愛行三四十步有小池荷錢方出水從池上過石橋卽南溪草堂也極西又有池無奇景取其水便于種菜云折而北更十數椽風送花香

點出主人

蟬聯

雋逸

烟飛嵐色鳥雀語桂蘭閒如笙簧聽之忘倦轉而南則高堂大厦難以言景稍轉爲篆松軒臨巨池投罛于水魚應手至豪歌放飲攘臂談天下事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嗟乎如斯名園其可易得乎哉單寒卓（前幅敘若川之境此下寫遊人之志）犖之士類能爲山水增光而天若獨嗇其遇甚至欲求容膝之安以與古人相晤對如在三島十洲可望而不可即而膏粱貴介名園深美不爲鷹隼犬馬之場即爲呼盧陸博之地而天每樂畀之而不吝吾不知其何意也吾子年少未知得斯景之難則未知不

負斯景之難夫惟知其難而後能長保其有有之而負之未見爲能保也余忝一日長烏能已於言哉遊輿酣作記示之

清音幽韻歐公所以起五季之衰也是作頗擅其勝

遊武夷山記

閩中山水幽奇以武夷爲第一（定評）余之結想遊玆也十年矣（欲遊之久）武夷居閩北之崇安去江西爲近余家漳浦在閩之極南地鄰東粵相去千五百里吾漳能遊武夷之士百未有一不獨余爲難也蓋非有力者不能遊卽有力者非有便道經歷富沙潭陽之間欲其窮數月之力出千五百里之外以遊名山亦未易覯斯豪舉哉（見得此遊之難）己丑夏吾師沈心齋先生重來閩嶠送之至崇安因得以從遊武夷殊快甚（安得不快）登問津亭入古觀參天

卉木夾道繁陰遂邃堂上遶後庭摩娑斷碣以爲娛遠望高岡彌天石壁有幔亭二字大可二尺許黃冠（恰是遠望）云方廣各二丈乃紫陽夫子手書采茗童叟復鳴鳴歌唱相上下洵可樂也出廻廊臨清溪土人編木爲桴畀余乘之由一曲溯流九曲兩岸奇觀目接不暇大王峰巍然高拱玉女亭亭若迎若送其餘羣峰羅（省筆）列拜舞俛仰進退皆似有眷戀情緒大抵海內名山多奇在石未如此山渾然石骨儼似人工削成巉巖（古雅工緻移向他山不得）昂霄巔大於麓水泉從石末迸出瀏瀏竹樹間如天

半飛花滴歷澗底峰峰皆然峰下溪流瀠洄坐水遊山飄飄有仙意所以老氏之徒號爲洞天而吾鄉山水無復有能出其右也（照應自然）余乃舍桴而步遍陟高巖訪名賢遺蹟拜紫陽夫子於精舍謁定夫諸先生祠至（生出後半篇文字飄忽之極）接筍峰而余懷不知何適矣峰高插天周環陡絕昔人以十圍之木長十餘仞者爲梯梯窮復接如登天（奇險）之勢至上梯復窮則過雞胸石石僅容足右壁立左臨淵谷不計丈必手捫鐵索斜行不敢反顧行可三十步稍坦古有亭今廢從石畔排闥入過劍脊小失

足則墮崖從人多猶豫有半途而返者或竟坐峰下以須黃冠爲余言昔人多避兵於此若城高巖晚對（關鍵）峰金井兜鍪大小藏三姑石小桃源皆避亂勝槩而天遊閣一覽臺九曲諸峰歷歷足下尤遊人所托跡云余是以知昇平之樂而登臨之自適也（有遠神）假使余生當海宇未靖之日卽有力好遊且無由一至於斯就令生長斯土而緣崖遁谷惟恐見獲何暇尋奇問勝聖人在上宇宙肅清山川木石倍加妍秀（太平景象）此日吾師弟子從容暇豫攀躋徜徉於此間可不知所由來與（鄭重）

抑余又有私焉余與兹山相去千五百里籍非吾師之來得以追隨便道經歷於此則余之來遊亦止未卜何年耳（師恩又是一層）因執筆而紀其事以志君師之恩於不忘（結出本旨）若夫奇峰怪石之位置幽巖洞壑之隱淪仙舟虹橋御園之故蹟前人之說詳矣余皆不贅紀遊大略不過山水洞壑之會心耳獨寫太平清享推本君恩自是滿腔忠愛念念不忘勿僅作柳州諸記讀也

除庭草記

已丑夏余歸自武夷過三山留中丞儀封張先生官舍西園桐陰之下有軒高爽窗几明淨余樂焉庭前荒草蒙茸多灌莽名花怪石沒其中余惡之顧謂童子斬之薙之集其桀驁多刺者烈火焚之蕪穢既清（耳目一新）佳景畢露余方以爲快友人陳尚友李鱗蒼（發難者至）聯焉而來尚友曰濂溪窗草不除子奚爲者鱗蒼曰（雋逸）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余曰噫嘻善哉然吾亦聞之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槎櫱不翦終成斧柯振古如茲

今亦然耳夫濂溪窓前細草芊芊紛披可愛未如灌莽之害也故留之可觀造物生意焉今斯軒之庭荊棘蔓延而其中古榦異卉奇石假山參差布列皆數十年之內所羅致於數百里外者吾不爲表而出之蓬蒿之下也可乎哉譬諸治心去私克己而後天眞（名言至論可入語錄）復焉譬諸治國屏邪遠佞而後正士昌焉若陳蕃者明於大而略於小雖有掃除天下之志而疎於爲謀（孔明所以小心謹愼也）語以洩敗是亦大言欺世者耳古之人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小心愼密無地不然未有忽近圖遠不能治

其一室而可以平天下者也虎狼在野凡人操戈而逐之蜂蠆入袖壯夫爲之動色天下之禍常發於細

眼前道理無人見到

微而困於所忽可不愼與嗚呼一室雖小可以觀大今人含垢何所不容而余獨斤斤於此亦迂且褊哉然使聽其滋蔓而莫爲擴清則心目之間常存茅塞

照應周到

雖使濂溪居此亦不能以終日二友喟然嘆曰有是哉盍書以記之

除草細事却說出許多道理所謂小中見大也試觀古來當大任者無不小心愼密未有忽近圖遠

而能有成此文實實見到非是好說大話

餓鄉記

（以二鄉陪起筆勢爽朗）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嘗遊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是鄉（先提出鄉中主人）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絶大貴客）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絶糧七日妙）其後孔子之徒

如曾子子思原思輩嘗竊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并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辭得有趣）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欵里門伯夷蹙頞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旣來亦不可拒者顧（不回去）左右郎於里門别搆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幸（恐爲此輩藉口不得不拿來撲殺）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出數十里外

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潛亦舍（好清客）
彭澤令與吏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彭澤好酒者妙）
越境與王無功遊吏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
入是鄉伯吏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不得不重新整飭）
刃吏懼爲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
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
高人義士辱親敝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
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止（絶好條約）
亟遣之去無辱辱齒自是之後遊者日以衆不得入

者亦日以多爲所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全第是門）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外漢）吾友黃越甫（知己）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巇苦不可耐（初飢似難忍）復勉强前行（飢暈了）忽爾氣象頓寬别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之尊持粱齒肥醉飽（反說得快活人如此可憐妙）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

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皆嘗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秘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遊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

體膚一句非無因攀援也

不信妙

妝煞究密

是要騙吃

此非遊戲之文乃鹿洲庚寅歲實遊是鄉作也經

日不食寫此排遣意謂孔子大聖尚且在陳七日不食曾子子思諸賢或三旬九食或并日一食我亦不過餓鄉中遊客何敢怨尤又恐世間小人而餓者藉口故特以夷齊作主分出等第或辭去或撲殺竟似絕妙佳境不許庸人問津者惟彭澤昌黎諸君子可常往來耳然徒餓亦甚氷冷故又拏出舜說諸公將降大任者便覺此餓是造物深意大不寂寞卽此可見其氣之雄志之壯不爲困窮束縛學者常存此等胸境則無入不自得矣

盤陀宜城記

出浦南二十里許無象盤陀之間有地寬曠彌漫數里置之荒煙荊棘者千餘年矣昔人就其西為市市亦寥落今未廢附近居民若晨星十數里外亦無薦紳賢達鉅公名儒地瘠薄而人鮮少覘風景者之所不道壬辰夏五余與李君遜唐遊辰南下至斯境心甚異之氣象開豁山川聳秀遠近地無可與比者其高而潤者如圭璧錯而列者如旌旗昂然插雲霄者如鎗如筆坦然圓且厚者如鼓近者不逼遠者咸朝

蒼然突起是物色風塵清緒

老氣

敘形勢

土田既多溪水縈帶吾兩人顧而樂之謂其宮府之（露出馬脚）
才廢置閒散因相與度地指畫窮原竟委允宜築城（無論設想亦是遊中經濟）
而居爲東南第一勝槩城西因舊市恢廓規模以來（以下俱設想經畫）
四方之商賈西偏潴水爲湖大開書院集四方學者
相師友其間城北行二里許有雙澗從大山負石飛
下境幽奇清絕種梅竹成林搆別業於中夾道植楊
柳直接北門城南跨水港當孔道爲闤廣往來之衢
種松陰三十里下接蒲葵關上達浦邑東臨綏安溪（渲染早到）
縱舟順流亦達邑治兩岸桃柳聯綿紅綠參錯依稀

江浙風致城之中祖廟廐庫居室社倉家塾樓臺各有位次花塢果園沼沚卉木各有等差凡內外宜高（周到）者築深者浚亭者亭榭者榭橋者橋閣者閣凡花之類無不蒔果木之類無不植不十年間棟宇連雲菁蒼暢茂人民多則田地肥美詩書盛則名賢奮興人傑地靈遂爲東南一大都會嗚呼何其快也（有此）（二段自朝全篇精神俱動）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其吾兩人之謂乎然以兹山形勝不生於大江南北之間爲王公貴人所識拔徒偃蹇荒徼見渺（别有寄懷）

於田夫牧豎而吾邑士大夫亦無有獨具隻眼相賞（所謂借不澆壘塊也）於風塵蓋亦兩有不幸者矣顯微闡幽是誰之責也作宜城記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斯文豈眞作是想知其胸中別有寄懷不覺于宮府之才廢置閒散八字露出馬脚可見借題發揮固不在此地之宜城不宜城也

七賢圖記

此吾老友鶴石翁（高老）所貽也時雍正己酉春余以公忠爲國獲戾上官待罪潮陽鶴石聞之驚悸輕千里遣一介來覗余既縷縷相慰藉併惠此圖以供玩賞良友高情於斯爲摯惡可却也拜而受之則所謂七賢過關者蓋唐時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也隆冬雪後興會飈舉偕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奮筆圖之（筆有遠神）嗚呼可不謂千載韻事哉元虞集題孟浩然像詩云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

又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清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轉）即畫圖之證也倣鄭虔筆意譜斯圖者曰静菴（接入古）明浙西錢塘人姓戴氏名進字文宗又號玉泉山人山水人物擅一時之望鶴石曾祖官浙江時得斯圖以爲至寶傳家四世今鶴石割所愛以畀余（具見珍重）余敢不珍而重之時披此圖如對鶴石行將入深山結草廬徜徉林皐之勝當挂此圖于幽巖邃谷竹亭石𠂆之間如晉接曲江青蓮六七公一堂尚友又若七人之外隱隱有鶴石一翁追隨（精神團結）

上下於其際亦庶幾不寂寞矣乎濡毫作記以示子孫俾後之觀斯圖者千秋百世而下無不知有鶴石（如此）併鶴石祖宗之精神亦儼然不朽焉斯弗虛良友之（方不虛良友之賜）賜也已鶴石姓陰氏名念玼字琫素閩之寧化人鶴石其別號也辛亥莫春十有八日記

故人情重一紙千金況家傳手澤實實珍重者乎低回唱嘆意緒纏綿想當年伯玉交情與坐問使光景有非筆墨所可言盡者鶴石此畫可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陳玉山畫記

海陽山人陳玉山高士也以善畫名一時余耳熟焉顧余于畫素少所許可又所見皆時流俗筆堆青砌墨無一可人意者因以此輕量天下含毫士即聞玉山名弗信也（足見所許者之高）庚戌秋以纂修郡志之役得與玉山游見其端方靜穆無世路脂韋之氣心異之時余方博訪舊聞以顯微闡幽爲已責玉山爲余言潮師盧烈姬殉節事（烈姬得傳于世功不可泯）余喜而筆諸書以爲有心世道者益甚愛且敬之余結想林臯躬耕自樂玉山爲余作課耕圖

山水人物皆閑雅有致視世所謂繪事者相懸若千
仞之淵余於是知此中有人矣造其廬幽齋數椽結（爲天下含毫士生色）
搆金山之麓出北門不過數十武負郭臨流草亭石
磴懸崖曲徑登眺而上下則有名花異卉脩竹茂樹
參差錯雜於其間亦城市山林之勝槩也考槃在阿
碩人之薖非所謂有道而隱者歟（高士之廬）遊憩之餘復縱觀
其筆墨布置神色種種高妙翎毛花卉之工尤其超
軼絶倫者玉山以余爲知己畀我杏林春燕圖兒曹
爭寶貴之四兒雲翼來謁玉山復以斯圖見惠蓋肖

物入神幾莫能窮其涯際余於是遂酷好之深駸駸乎有畫癖矣夫畫神鬼易畫人物難畫鳳麟易畫雞犬難雞本俗物天下最難著筆者一經玉山點染遂不見其俗而見其高惟其傳神入妙也雄雞卓立顧雌若有情雌雞見雄似奮彌伏羽毛森竪氣色如生雛雛歷落母側或出翼間或隱毛下遊行飲啄渾噩神情靡不曲肖雖使化工賦物亦何以過于斯隹哉技乃至此乎使玉山生長大江南北之間或遨遊京師齊魯豈至今尚爾寂寂僅馳聲譽于荒陬余以此

悲玉山之不幸也然蘭生幽谷豈必待人而後芳玉（孤芳自賞所）
（以爲高）
山筆墨自足千古傳不傳固非所計余獨有以信其（玉山千載知己）
必傳蓋非阿所好也聞余言者幸及玉山之未老多
購其畫而藏焉他年一絹片紙皆足爲海内寶貴始
知余說之不謬云喜得斯圖爰書以記之

貫耳賤目是古非今自是世情常態眞具巨眼者誰
耶玉山筆墨確乎可傳知者亦衆但東坡云雖知
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有此一記玉山傳不
朽矣

高隱屛小記

石則高而隱於樹下似列屛因以名焉陳子玉山高士也不朝不市倚金山之阿以自適飄然有古逸民風其爲人端静樸雅操履狷介韋脂凉炎之氣淘然淨矣好筆墨渲染自娛肖物工妙余所見海内名手頗多如若者甚少是以獨深嗜之敢劵其必傳耳傳不傳非玉山之意世情貴遠賤近未必能知其所以然數十年後當有饑渴思之者人生一藝可傳即不與草木同朽況其爲隱者也品之粹行之高併所居

（故爲新解奇）（品詣）（清高）（執此以爲左劵）（顩母）

之地皆足以傳耶於戲自有潮卽有金山有金山卽有此景有此石千餘年無賞識者獨留以待玉山且待余之磨琢造物者可謂無意乎考槃碩人於今如昨高隱屛足千古矣雍正九年八月十五日記

（可見知己之難）

（一語千鈞）

古淡之色和平之韻渾灝之氣靜穆之神兼而有之文之最高貴者

怪尹記

丁未冬余在潮陽聞海豐有怪尹焉不知其何所謂（二字怪）明年春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是何如之怪耶對曰不然愛民如子理邑如家吾豐循良僅見（就民口中寫出循良）也然則曷爲以怪名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觸諱忌官以此怪之（可見民不怪）余聞愀然曰布衣蔬食何害於人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爲怪余不知之矣薄暮宿豐郊尹來視余果衣古布衣騎羸馬以兩隸導行余曰噫善哉清操逼人君獨不畏夫媢嫉乎尹二

馮會

然嫉者多矣吾行吾素耳嫉我不過去一官吾徒步（此一束絕大力量全神俱振）歸何害蓋是時嶺表廉能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寡所可獨與余相得甚歡先是五日前撫粵中丞楊（亦微有怪意）公騶從過尹境尹惟掃一館以待他無所有楊公曰（怪來）吾所欲劾者三人一巨貪二曰庸三曰怪尹夷然長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恐不免請受劾楊公不悅（了）詰以地方事條對了了在尹境內行三日數問田間（就中丞耳中目中寫出尹之廉）民乃知尹爲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恕祿（能）俸外一錢不染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喟然太

息曰吾幾失子子之守連馳六稟謂子怪誕貪墨請出彈章糾子不意子之賢若是吾今知子子勉之自是始有謂尹非怪者然是守終不能容必欲去尹而後快而豐邑向來陋規尹俱革盡獨雍正五年稅契溢羨未奉全解之檄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捐輸修造戰船砲臺之類就中支解俱用公文一錢不私入已守弗知其詳卽思以此中之乘尹之省遣官籍其帑攝其家人尹聞摭守受賕事列狀通揭遂以互訐並解任中丞公議於鞫明之後特疏薦尹不謂尹事

（中丞亦爽快）（世人耳目亦無定）（此却不怪）（此亦非怪）

未了中丞奄逝（運會適然）袒守伐尹者遂稍稍出矣然守已自伏其辜又受尹庭折拊膺憤恨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凡所存庫皆目爲贓支解公用令償擬極刑追贓九百司梟樓公少之爲增至一千三百有奇尹若爲弗聞也者讀書談笑不改其樂（具見本領）比秋審復以戇直觸中丞傅公怒（又怪）當事皆爲尹危尹昂然侃侃不少讓（至此而怪乃成）由是怪名大著海豐士民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樂輸爲尹償應追之數（本事）尹乃獲免尹自解組後屏去從人獨以子然一身出入禍難之際險阻不知

勞苦不避時或賃一僕爲炊油油自得粵東郡邑人士無不慕尹之名爭欲一見尹面（共知非怪）尹亦若爲弗聞也

藍子曰嗟乎尹未嘗怪也上官以爲怪則怪名甚哉（可見怪不怪亦無一定）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上（正理）官豈可不事哉尹精神勃勃不可遏抑行當復用用（此却變不得）必大且顯願從茲稍避怪名焉清操直節必不可變要惟斂之於内勿使觸人耳目則免禍之道也我輩天生鈍才既不能阿諛攀緣違道以干當權之喜悅（此是篤論）豈可復炫廉逞能以技彥不啻自口出檗望之三代

以下老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怠色與驕氣尹其奉爲韋弦乎可作箴銘雖然余自病不能醫而爲鐵漢謀藥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余以上官侵漁西穀弗能棓克代償平空飛禍視尹有加所賴潮普士民及當途諸君子好義同聲爲余了此重累可見居下位之難余未嘗怪也而禍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亦豈必盡在怪名歟且兩人之禍譬諸遇賊兩愈極尹見賊之將殺己也切當先揮一拳擊賊首斃之從者撼而擠尹於水余拱手與賊較論賊剸刃而顚之水死不死雖皆有

天亦以見余之不如尹遠甚也使當時亦如尹之怪（可見尹不是怪是有本領耳）

（悔之是也）爲一方除蠹國巨賊雖自落水不亦善乎抑聞之窮

愁險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是眞學問人語）

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頗多余將拜仇（妙妙）

人之賜尹亦自此勉之矣尹姓王氏名者輔字近顏

江南天長人以諸生舉賢良名見特授海豐縣令京（贊得妙）

兆尹孫公嘉淦督南學時所薦士也粵人謂孫公知

人。

王君未嘗有怪意只廉直二字太狠了惹出許多

馮會

怪話鹿洲旣明知上官之不可不事奈何弗自事之三千之穀弗賠又執上官之人置法雖不怪猶之怪也當時嶺表廉能吏二君齊名受禍亦不相遠大抵報國之心太切凡事過於認眞未及檢點細膩二君皆不能免乎雖然亦時爲之前後皆光風霽月恰恰值此兩載造物所以磨鍊英雄也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二君均勉之

高叟洞可堂記

浦邑東郊五十里有高叟洞洞之名不知何自昉或曰晉仙人葛洪棲隱處或曰宋高東溪先生讀書于此紀傳皆不載余意後説爲是而梁山之上東溪書屋存焉有不得不姑闕者（還他闕疑）洞處萬山之麓三面峻峭獨闢其南爲門戶門內兩山峯然從大峯迤邐而下似雙鵞形雌鵞曲項在田際雄鵞昂首若向天鳴者（地狹）巔坦平可容一屋余曩爲諸生規模闊大以其陋也（情爲勢迫景以時佳）置之宦海風波孤忠靡騁遙憶澗巒如在天上思欲

移家入空谷耕山而食守先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訓命長兒雲錦相度之結茅數椽名曰可堂（出題）堂廣一丈四尺深丈有七尺房廣九尺深如堂之數東西小屋三楹深廣各不過十尺棟桷諸材出伯兄敬菴所助其陶瓦則良友黃澤齋賜也土木工匠之費鬻一婢充之旣落成輪耶奐耶柴扉不具土堦不築編（濂吏可爲而不可爲）籬爲捍聊存内外而已夫何可之有哉雖然可不可在心者也心以爲未可則甲第連雲亭臺數里尚覺若無容身之地以爲可則管寧藜床嵇康鍛竈坐臥

且有餘適況如斯之綽綽者室雖小山則大地雖狹
天則多田雖少岡可稼木雖濯根可劚是造物者藏（筆酣墨舞）
富之區也何不可之有哉余將墾蓬蒿闢峭壁種黍（反見其富妙）
稌薯芋薑瓜錯落石罅外蒔松杉竹木内植橘荔棗
栗諸果之品以百數嶺上梅花澗邊桃柳以及蘭桂
蘅荊諸花之植以百數參以畜牧五七年而成富家（此是眞富）
陶朱公可坐致也東西兩澗至鵞觜合流甘棠白石
間淙淙然大有佳趣堰爲池可釣可濯澗畔松陰掃
地布席焚香煮茗可展卷作竟日坐坐則濡毫著書

或集子弟親友講經史小學近思錄數章客至則摘
園蔬炰筍蕨射雞取魚放飲盡醉醉則枕一石以卧
（山中仙境不足爲外人道也）
覺而徐徐然起命兒曹援琴而鼓之以淸客懷操畢
舞劍數周以壯客氣復令諸子並携巨硯對客揮毫
較臨摹工拙隨興賦詩或聯吟一二首投壺對奕復
挈巨觥持弓矢登觀德之坡以中且貫革爲勝負又
（令人應接不暇）
相與陟危巒窮疊巘居高眺遠目極天地之廣大天
地間之樂復有過於斯者乎世途險阻官場爲甚欺
（眞是無可奈何）
君父則不可以對天日顧君父則不可以對上司安

所得適可之地而居之惟此堂名可乃眞可爾拂袖還山將坐卧於此堂尋濂洛關閩之統緒脩宋元二史攷陳壽三國志縱讀生平未見書隨筆撰述爲世道人心之助更推求民生利病經濟設施使後生小子皆可出爲世用無處士虛聲之誚庶幾不負此堂焉古人躬耕畎畝隱居以求其志豈僅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而茂樹清泉其當前受用者也則以此高叟洞爲李愿盤谷也可南陽卧龍岡也可紫陽白鹿洞也可何必深辯東溪之果否來學及沈淪

此是着實工夫着實受用

抱負宏深不覺勃勃

春風沂水

神仙荒渺之說以滋人世之惑哉爰書以爲記（收束完密）

一圖報國無家可歸昔人所以致嘆于廉吏不可爲也小中見大若中見樂此內重外輕無入而不自得之候非學養精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未足語此

遊惠州西湖記

辛亥冬十月余將之羊城留惠州聞城西有湖爲天下三西湖之一心羨之旣生魄偕友人散步出西關一望澄然延袤十里許山青水綠橋閣參差依稀武林圖繪足未至而身已馳（精神爽豁）初不意嶺外之有斯景也循蘇堤過西新橋遂登六如亭弔朝雲墓望孤山臨西子池蘇堤孤山皆本杭州西湖之舊傳會雷同余所弗喜但東坡遠謫專賴此湖（看東坡面上故亦許之）歸善錢塘若合符節雖盡舉山川而姓名附麗亦君子所不厭況金錢犀

帶既資工築侍兒魂魄尚眷戀茲則謂蘇家之私有以朝雲當西子可也（確當）前山有浮圖曰泗洲下爲表忠祠祀建文殉難御史王度以洪熙初謫江州判劉簡配忠節相同故表而出之前爲崇道祠祀濂溪周子今不見從者曰卽景賢祠原祀周子以博羅主簿豫章羅子配萬曆間會英祠圯雜祀諸賢于崇道祠則（可異）（不祀陳堯佐何也）唐平章事張錫宋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學士蘇軾提刑楊萬里博士唐庚御史陳次升丞相吳潛文天祥（無謂）僉以明人何眞王守仁乃改爲景賢祠今則惠守皆

躋祿位作生祠矣百十年後牌位山積謂萬賢祠可（嚴于字鍊）
也憮然下山麓趨烟霞橋橋介豐鰐二湖間截豐水
而堤而橋其內爲鰐湖東坡所築放生池自謂少有（此則東坡）
功德者置之勿復道耳上有永福寺浮屠所居今惠（之陋也）
守吳公簡民建惠陽書院于側以居學者取逃墨歸（賴有此耳）
儒之義大可人意又北爲豐山山前歸雲洞明興寧
令祝允明有辭鐫諸石訪平遠臺故址溯橫槎溪溪（書法）
故豐源所自出還睇湖中古觀巍峩黃冠所宅倦於（此下是指數諸景）
行從旁指數芳華洲荷花浦平湖堤明月灣澄心亭

湖光亭點翠洲落霞榭尋坡詩望湖樓故處仍迈西新泛漁艇遊湖心亭陟黃塘徜徉于留雲亭上遠望黃嵓石埭諸山半徑樵歸水簾飛瀑彷彿天台武陵不復知瘴海氣象（俱是遠望光景）從人指前面有桃花源龍塘水最佳宜茶唐子西有烹茶說又有清醒泉甘太守欽采飲之而甘以爲不入世味故名泉上爲榜山中有鳳棲洞韶華石石埭之東爲飛鵝嶺西南有澗曰濯纓遶石環瀉逸韻鏘鳴東南沙子步爲子西嶺以博士唐庚（周到）所居名之迆對峙南隱堤有鐵陵橋大通橋集

鷗渚縱觀荔浦泛菱溪釣臺經浮碧渚披雲島而歸則斜陽已在山矣黃冠禿子之巢窩老兵俗吏之祠堂余未暇爲悉數也（一槩抹煞省汚筆墨）嗟乎以斯湖之景位置姑蘇燕臺之間點綴作興豈杭潁二湖所能過（一彈再三）不幸遠棄遐荒摧殘濯濯於蠻烟瘴雨海天寥落之外僅遇東坡一爲知已子西留相于時卜居亦不能有所發明爲此地壯山川之色況今四五百年又更寂寂斯亦宇宙間一欠憾事也（嘆俯仰有餘哀）（相須）（殺而相遇跡）余家行潦珍若蓬瀛恨不能移此湖於高叟洞中作東南半壁之名勝又慮此間世情

日巧心計日多將有以妬爲愛議決塞而田疇之湖

勢所必至

不從余以偕隱余安敢保其厥終第爲莊誦陶魯過

二語有萬斤之力

茲之言曰嚮使此地不湖萬兵可屯爲受敵之地庶有所憚而不敢廢則斯湖之幸也夫

樸茂奧折有許多春秋書法在內紀遊僅見也末幅感慨情深筆筆入古

惠陽書院碑記

惠陽刺史吳公治郡之數月風清政肅民氣和舒乃（治象）
推本化原留心士習萃十二邑州成人小子程文藝（治要）
而觀其行能一時甄賞彙征皆邦之望郡人咨嗟嘆
美謂百年來不多見公曰未也士行爲民俗之根牖（可謂知本）
民以淑士爲鵠君子之敎有本有末君子之學匪專
不精于其建書院開講堂育我士子俾皆範圍於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大講求民生匡濟爲 國家有（聖賢爲政不過如此）
用之儒吾民觀感興起日日遷善而不知乃相豐湖（老勁）

圮鰐湖東就永福寺旁隙地恢而擴之取逃墨歸儒（有意思）之義弗厭其偪築惠陽書院若干楹講堂學舍亭軒樓閣畢具凡四閱月而告成中祀濂洛關閩五夫子（正學之宗）俾南方學者不謬所宗創置書田若干頃爲春秋祭祀師生膏火膳脩之費歸善海豐等十二州縣咸有之不專一地示至公且溥而可久不廢也延名師講正學諸生百十禮樂彬彬藍子曰於戲美矣空谷足（史傳贊體氣局一新）音非蘘黃小補所及也凡民雖智不能自爲風俗端士習以作之倡不啻家喻戶曉轉移最捷惠之民其

一變至道乎公閩南宿學以經濟見重于時曩刺湖州廉能之聲震兩越今之來也未期月而謳歌匝道知民間之疾苦念罔窮簷雪數載之沉冤人稱孝肅（俱是實事非等浪贊）其於士習民風又若此可謂知所本矣從兹惠陽士子皆敦學行必有鴻才偉品出爲邦家之光而農工商賈又各守法奉公尊　君親上相化於時雍風動之俗公之功其可忘耶宜誌所由鐫諸珉石俾他年（所以作記之訣）治惠者勿替引之其費金錢若干緡出公廉俸暨好義諸君子共成者爵里姓氏及書院屋宇間數田地

頃畝處所糧租佃名具刻碑陰。

樸實簡潔之中却有昌明博大氣象是得力六經

文字非秦漢以下所及也

遊珠江閣記

五羊城南大江中小渚拳然昔人謂之海珠此珠江所由名也宋前哲李忠簡昴英讀書其上鄉人肖像（前人卓識）祀之　國初砌墉堞爲砲臺用資守禦城南恃以爲固然世俗通稱曰海珠寺則粤人崇佛尚釋而李祠有僧主掃除因以寺名歸之耳（正出混名來歷）余入粤數年舟過其下者屢矣以浮屠所宅懶於一遊壬子夏初偕友人泛舟江上由日近亭溯海珠巨砲周羅勢甚雄壯中間高閣接天丹雘巍雅曩所未嘗見者因問此閣由

召建一廟而卽能轉移方伯公之術又善也雖在盛平不忘武備存天理篤民彝而弗乞靈于地理總制如此方可以爲大臣公卓識正論足大破千古之惑斯又善之善也非古大臣孰能及此此遊爲不虛矣遂記之

世人憒憒傳訛爲尋出箇根底則斯名斷不可混

遊覽登臨細故說到望遠關繫則斯閣斷不可少

末後不置低昂使讀者自定是非是尊敬上司之體

得平蠻碑石刻記

出端州東門可一里有平蠻碑焉明萬曆間平粵西八寨新安汪道昆爲之文吳郡周天球書也碑高丈餘廣丈有五尺字大如拳鉤勒甚工緻神廟庚辰以迄於今未有過而問者雖在闤闠之中閱江樓側宴遊之地等之荒煙蔓草也久矣余兩至端州未有聞壬子夏仲從制府鄂公巡海口相江堤泝峽而上復至端州吾友江瀆野人爲余言平蠻碑故蹟命工備楮墨搨之書法堅勁秀雅有晉唐人遺意子瞻所謂

剛健含婀娜庶幾近之端人士覩茲鑒賞如破天荒挾楮携墨伺碑下日不知凡幾人此石駸駸生色焉（原是隨聲附和）閱端州高要郡邑乘藝文棟充獨斯碑闕而弗載尤不可解竊怪世人貴耳賤目百千萬里之外僧墳寺塔珍若球圖（由來如此可勝浩嘆）以茲大役豐碑文無紕繆字追古人屹然市中萬目共見偃蹇一百五十有餘年曾不得一人知已至於郡邑志乘併罔紀及當亦汪周二公所憤懣不平者也（沉鬱頓宕氣味入古）然粵中字學好尚趙董文蘇中土人携古金石庋度庾嶺多廢然而返有章甫適越之嘆斯

碑所處既非得地又弗能從時俗之所好寂寂固宜（無怪其然）二公其又何憾焉今遇知己紙貴洛陽固茲碑之積厚流光應當出為世用然風塵物色發自何人則僉曰江瀆先生之功（此功自不可忘）先生亦笑而任之不辭也

市井耳目埋沒多少英雄要亦顯晦有時耳積厚流光自然不可掩抑卽使終于不用百十年後亦必有知己如江瀆者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君子所以貴有不朽之本事此石可舉一隅

望七星巖記

端州七星巖名勝也嶺西山水之奇此爲第一隋志謂之定山余閱端州志七區連突形勢如北斗故名（山形註釋）最著者曰崧臺即石室巖（第一巖）聳石廣二十餘丈高二百丈有奇（奇）下爲石室南北二門似人功闢成生風煙中高五丈餘寬廣可坐百人左右各有穴入以燭（深邃）前爲高星浦西壁有石如懸鐘擊之鏗然以石擊地作鼓聲所謂石鐘地鼓者是也（點景老氣）唐李北海邕書景福二大字及石室記鐫諸石又有璇璣臺水洞副墨巖抱珠

井諸勝唐宋以來遊人書名氏紀歲月鏤石間不可（總括大槩以非親歷也）
悉數連逾瀝湖羣巖匝布如列星曰屏風曰閬風曰
（將六巖一齊點過）
天柱曰蟾蜍曰仙掌曰阿陂六巖相距或一里半里
或二里皆不出十里之外合石室巖而七之瀝湖環
（妙有分寸為後半篇埋坎）
其下可通舟春夏之交湖水盛長雖蓬瀛無以過也
余丁未入粵結想遊茲一舟至端州騁目未能壬子後
（欲遊之切）
五月約同儕治遊具詰朝命駕狂喜連宵坐待東方
（掃興之極）
之一白又以厄者中止心不能平乃命長兒雲錦邀
（出題）
江漬野人登制府東樓而望焉雉堞之外奇峯森立

是望中景

如雕如削如假如繪鬱著磊砢在水中央方之武夷覺九曲乘桴嫌其水小較杭州之西湖又覺土山擁腫不如玲瓏蕩漾信乎雖蓬瀛無以過也中原山水若斯之勝者寡矣雲錦曰聞老兵言瀝湖水淺至冬

有經濟人開口

便見本事

多涸為陸此不足恃江瀆野人喟然而嘆曰在人耳浚其淤疏其源築堤啓閉以時蓄洩又為之花柳竹木樓閣亭臺以點綴之左右田疇皆資潤澤佃漁之利惠及貧家何中原名勝之可比余曰噫非我與若

肯任亦要山川當得起深情無限

其誰肯任之吾儕一遊一展茲巖且莫之能當他何

馮士

論焉以素有山水癖如余不免有對面不相逢之嘆牧豎禿厮齷齪寘頑偏若與此巖結知已事不可解大抵如斯此則存乎山川之福命於我與若無與也（所以素位而行耕釣若將終身）雲錦曰今日樓頭一望已足爲山川增色以此當十日遊也可江濆野人曰然請記之記然後能增色不然後誰知者余笑而下樓作望七星巖記

結想一遊不可得至于登高以望可謂熱腸極矣山川福命自薄君子本領自厚固無傷於山水癖也

鹿洲初集卷十一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論

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事有各行其是者君子不必執一端以相律譬諸音聲趙人鼓瑟秦人彈箏因時地之所尚皆足快一時之耳目不相妨也亦不必相非余觀叔孫通起朝儀

而東魯兩生矯然塵埃之外後之論者紛紛莫決夫漢高殘刻嫚儒非能興禮樂之主（斷定）叔孫通阿世取寵非能興禮樂之臣兩生拒之誠是也然天下初定君臣草創諸將飲酒爭功至於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法以繩之恐有天下不能一朝居通之功亦未可少者矣蓋通所定者朝儀也生所論者禮樂也（確論自足不朽）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儀節不妨量能以救世各行其是又何責焉嗚呼禮樂之爲用大也通竊其似猶足收功一時若使朝廷之上賢聖相遭與先王之禮樂其爲效

更當何如也先儒或責通以訪求遺老講明二代是又待通太過矣

可知兩生即至禮樂終不能興也漢高非興禮樂之主叔孫非興禮樂之臣此漢唐所以萬不能媲三代也朱子力斥同甫亦於此等處見得眞耳

漢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論

漢高帝既不果易太子憂趙王不終乃用趙堯策爲置貴强相以御史大夫昌相趙而拜堯御史大夫嗚呼帝之愚甚矣堯畫是策非爲趙王母子計也爲御史大夫計也呂后殘忍險毒戚姬奪其寵又幾危太子位勢不兩立久矣豈一貴强國相所能鎭壓者且相雖貴强臣也趙王亦臣也呂后太子則君也君欲誅臣誰得而止之昌且不保何救於趙哉帝不能愼之於始善處嫡庶之閒及其殺機已成又無保全之

術憂心悄悄作兒女態卒使趙王不終以成人彘之

禍天下後世謂帝以英武定乾坤而不能制一婦是

可爲汗下

古今之大恥也若趙堯之貪位慕祿斯亦不足論矣

抹煞

趙堯直是無策勉强獻納卽謂之朶頤御史大夫

亦豈枉哉英武不能制一婦可爲漢高三嘆

韓持國服義論

伊川言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有上書謁韓求知已者伊川不悅云大資居位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范夷叟謂正叔過執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必其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故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由是事觀之此宋之所以南也（一語秋霜）三代以上席珍待聘多囂囂不肯輕就漢時猶有古風雖不類如公孫弘猶待强起乃就對是當時自媒干進者尚少而在上持衡亦未有

不求則不與之見流及唐宋風遂邈耶求人於道左
塵雖受人之求於廣衆遊觀之地廉恥道喪全不知（此是正）
（論不可以爲苟也）
惻隱羞惡爲何物時事尚可言哉潁昌西湖直同東
郭墦間則公朝私室應接不暇可知韓維范純禮如
此舉國習尚可知伊川正論僅能使持國一服則風
氣不可挽回又可知也昔者所進昏夜乞哀今者所
（世風日下宋室安得不傾頹）
進白日路旁嶽欽之禍已兆於此豈待明者而後見
之高宗南渡猶存奄奄一息則一二正論如伊川者
有以延之也嗚呼賢才爲國家之寶以鷹犬奴隸之

愛待之將遯世以養高況令其卑躬屈節啓口以求一薦達是不肖鄙夫之所爲而謂賢者爲之乎自媒求嫁安有貞女君子雖吐握需人不汲引卑汚求薦之士此非可與肉食者言也

正是世俗所謂賢

此君子亦不易得

求薦非士也待人求而後薦之又鄙夫之尤者也

廉恥道喪則時事可憂持衡者當發深省

貴州全省總論

臣按黔省本西南荒徼入中國版圖最後古以蠻彝（先爲）目之然鬼方懷服于殷宗髳微聽誓于牧野固已沾（黔尋出箇聲教來）三代聲敎矣後王失馭廢爲狉獉莊蹻畧地如同過客夜郎之知漢大則自武帝始也東漢末牂牁尹珍（大爲黔尋出箇文學來）自以生于荒裔未知文學從汝南許愼授經還里教授傅寶尹貢之徒並有名德號南州人士而周公仲尼之道亦漸漸及之矣後帝建興閒丞相諸葛亮南（大爲黔尋出箇忠義來）征蠻酋濟火刋山通道聚糧以應王師功成表爲羅

甸王是出谷遷喬識漢家得統之正賢於鄴下江東（此傚好爲行）
昧義而扶漢賊者遠也山川之靈秀將開惜晉宋隋（黔生色）（此下言）
唐以下莫有起而振之朝貢時通因革時頻亦視爲（黔地未興由撫黔者不修政教）
蠻苗羅鬼偶爾羈縻而已趙宋中葉始名貴州然分
隷楚蜀而政教無開元時稍擴而大至明永樂閒設
貴州布政司始自爲一省亦未立學校興教化宣德
中始命合雲南鄉試嘉靖十四年始開科本省有成（黔地稍振）
進士讀書中秘者孝義節烈亦遂羣然以興人文風（此下歷敘黔之兵戈蹂躪見政教）
氣駸駸欲上然地多蠻獠居民鮮少雕結侏離半不

通語言文字盤踞深山密箐中累累作孽蓋自建省以來終明之世蠻彝土賊叛者三十有三中閒圍省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殺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總兵參將指揮都司守備等官先後百有餘員小者隨時撲滅或一年半年即平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米魯不過一蠻婦六年乃平金石蠻石承寵臥龍蠻王阿倫或十年或六年乃平銅苗鎮苗陷思州石阡十餘年乃平播酋楊應龍抗王師六七年合川湖貴之兵乃平安邦彥水西餘孽圍省城一載合湖貴援

兵僅得解圍曾不旋踵而六廣內莊全軍覆沒巡撫（一氣奔放不可捉摸）
總兵高塗原野披猖至七八年傾五省之甲乃克平
之又五六年而餘黨始盡凡皆連歲兵戈瘡痍未起
嗚鏑又至二百年閒曾無生聚休養敎訓之日安望
其人文物采與上國絜短長也明社屋流賊橫丁亥（六字絕大魄力筆）
戊子年閒僞秦孫可望陷遵義入貴陽屠貴陽城屠（可扛萬斛鼎）
定番安莊安南普定諸城而人烟絕數百里袁鴻甫
集王祥皮熊構釁相攻復圍貴陽孫可望復自滇中
遣黨白文選襲入貴陽李定國繼至蹂躪抄掠居民

相率投彝反以苗峒爲安身之所哀此十餘年閒生
靈塗炭極矣順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黔又一振）居民始
見天日俄會師取雲南明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
乃康熙三年平水西版圖式廓流寇叛彝以次殲滅
然郎岱黎平烏撒田心定番廣順都勻諸苗蠻猶相
繼伏莽頻血天戈而逆藩吳三桂舉兵反復陷貴陽
天不容逆殛死衡州孽孫世璠尚據貴陽黔民在湯
火之中幸

聖祖仁皇帝廟算神威迅速誅鋤康熙二十年以後宇宙肅清恩膏屢沛黔省民彝始知太平之樂於今四（黔至此大振）十餘載負耒橫經嬉遊含鼓其民庶朴陋有古風士（此段見黔政敎之易脩）大夫亦質直而知廉節至於苗蠻婦女閒有貞烈可不謂過化存神速於置郵而傳命乎乃當今仕宦尚以黔爲畏途謂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貧以鄙無文獻之足觀有異類之難馴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此下言脩政一敘）地轉移風氣在官不在民苟實心經理力行農務本（至在治黔之人）之政磽确可化爲膏腴曠土荊榛悉令墾闢寬其成

養之之法詳悉

賦課其憸勤鑿山疏泉堰澗谷爲水利崇原廣阜可
灌而耕樹藝畜牧竹木果蓏牛羊雞豚之利可貨可
飽不出十年其民大富教之以孝弟忠信急公奉法
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聯絡鄉村守望相助餝營伍勤
訓練生苗他盜莫敢相侵則弱可強作興學校多置

教之之法詳悉

書籍明聖賢之道以道之以蘇湖安定之規育經義
治事之才爾陋文風日振日上而苗蠻亦薰以絃誦
漸爲衣冠文物之人民生苗亦樹之風聲將爲户口
貢賦之黎庶山川險阻乃足壯國家藩籬夫何嫌於

鄙僻哉吳越之初皆爲蠻彝而至于今乃能若彼地固不能限人豈於黔而獨限望官斯土生斯土者共勉之

治亂頻仍之故言之鑿鑿總見得政教之不可不脩而又不難於脩文勢雄渾浩瀚信乎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極力爲黔省擡高身分而責成於撫黔之人是作者留心經世處

貴陽府總論

臣按貴陽一府爲全黔腹心重地（重提）東西與平越安順輔車相依南北無齒唇之邦粵西巴蜀杖戟可撞從來省會未有若斯單薄者也（此腹心之憂）內則蠻獠雜處卉服鳥言毒矢標鎗喜則人而怒則獸七州縣無處無之（此皆腹心之害）民居寥落戶口田賦不及中原一中邑然阨塞要害有所必爭歷代以來頻勞師旅非無故矣（緊承上文見得）（貴陽單弱而關係甚大經畫愈不可緩）蓋黔於滇爲咽喉貴陽於黔爲腹心無黔則無滇斯貴陽重也貴陽本牂牁蠻徼漢武帝通夜郎置郡其後蠻叛相尋

戎馬蹂躪無已至明之末又特甚焉水西僞秦屠殘最酷幸我聖朝洗滌甲兵起殘黎而噢咻之休養生息以有今日嗸嗸安宅雖其子孫未敢忘帝力于何有也生齒日蕃人物日興富而敎之非官斯土者之（治黔盡此四字）責歟理苗之道無他謬巧綏以恩使不忍睽峻其法（要言不煩）使不敢犯安生樂業於函蓋之中無鈔盜殺掠焉足矣禮敎之漸摩徐以俟之

綏以恩峻其法誠如所言可萬世無苗患矣理苗之道卽帝王理天下之道也一結見經濟之宏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潮在嶺東山海雄郡也屬縣十有一不亦多乎所不得不多者因地制宜有臂指相聯脉絡相通之道如人之肌膚筋骸血氣有一之不周非所以爲安也諸邑居重馭輕無庸更易獨惠潮交界之間竊有欲參末議者（見得其勢可畏）其山廣綿不亞五指澗谷礦徒有逾黎峒自東北而南則普寧至海豐相去三百里自東而西則潮陽至龍川穿山四五百里自東南而西北則惠來至長樂穿山三百餘里自北而西南則程鄉至永安

穿山五六百里介此八縣之中深箐廣阜川原大谷（如此情形那得不急為經畫）外人足跡之所不至禮教信義法令刑威之所不及奸宄大於夜郎礦徒橫于豺虎潛滋暗長可為隱憂而握屬河婆實當其吭（要緊）雖處萬山四通八達南界與海豐犬牙相錯地闊民聚可以設施宜割左右山場併海豐一二都附益之建立一縣（確不可易）重以兵防為八邑山中鎮壓關鍵庶農民畬户知所向方而奸宄礦徒皆化良善似當一為籌畫者近議于海豐東海滘添設一縣最為長策但止為海豐地廣起見控御海濱

未爲山中謀也卽東海滘添設新縣距河婆尚二三百里可遂云周密乎普寧一邑距揭陽太近東去潮陽一百二十里而出城十里之洞仙陳洞二徑已爲潮陽界矣西至揭陽棉湖寨南至潮陽大壩墟皆僅止十五里從來邑治單薄未有若斯左右肘腋皆屬他人雖有龔黃豈能越境而治哉稽潮陽縣志謂惠來千秋鎮水遶山盤宜改置普寧縣于此而普寧士民又以潮陽之減水貴山二都爲卧榻患請割入屬由前之說似覺安土重遷由後之說已爲據情申達

俟院司上憲斟酌其宜可也

按山中形勢以立言扼要補闕至當不易想見巾羽指揮一腔熱腸非他人所能及也

潮屬城池總論

城郭溝池以爲藩衛者也不必中規矩貴乎扼險而可守管子言之矣郡城扼要在湖山置之城外苟爲捷足先得茲城豈可守哉前人原失策築陴固壘其上亦庶幾知道者小補東北跨金山據江爲濠險莫京焉西南平曠自古戰場司築鑿者至此能不加之慎重乎潮陽澄海横迫大洋人民繁庶城郭規模尚須恢而大之惠來是惠來要害要地濠隍淺狹勢亦乾焦顱安得深池百步如揭陽之雄壯哉普寧雖腹裏郤當孔道內外溝池急宜疏

深而城亦太狹合東家晁安附益焉可也程鄉爲北路要衝斗大之城殊不相稱饒大平鎮皆處萬山爲

不稱極矣

江閩阨塞南澳海門黃岡大城達濠靖海均作海邦鎖鑰城池之固亦有心者所亟籌畫乎修之以時則

四語精當

不磨可作城池金鑑

力省而費不奢備之以豫則本固而邦以寧諸君子撫有提封幸於斯懋哉懋哉

熟于形勢侃侃而談無一膚詞踢調犯其筆端

兵事志總論

潮自建邦啓土以來用兵者百數矣賊在山者十之七在海者十之三而海之爲禍較烈焉倭奴入寇與明代相終始而嘉靖慶曆之間沿海生靈頻遭塗炭往事傷心竟似島夷窟宅全在此邦哀哉明之爲治也其他海寇不可枚舉許朝光吳平曾一本劉香等皆有名劇賊而鄭氏芝龍父子祖孫一門相繼播虐海上潮疆修毒殆不可言舊志目擊心傷痛定思痛所以有山𨾏易撲海寇難靖之悲乎然自唐將軍陳元光宋少

保岳飛提舉楊萬里皆爲山寇而來而有明伏莽尤甚憲孝兩朝屢下赦撫之詔世宗以後萑苻四起張璉一賊害及汀閩至傾二省之甲乃克平之幺麽五總鄰省震動在山者亦豈易易哉（山賊利害）

聖朝德威赫濯千古百十年負固之賊剪滅廓清九彝八蠻匍匐入貢不論山魈海孽俱歸無何有之鄉陬澨敉寧烽煙永息孰難孰易斯亦不足辯矣雖然（一篇主意）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山海均當預防不關乎有無魈孽知斯說者其於道蓋庶幾云

從來策潮事者詳於海而略於山以前代受海氛較酷也不知海備已經周密山際空虛尤爲當務之急況自唐宋迄明伏莽之害甚爲不小雖在太平無事亦有不可忽略者山海均當預防不關有無賊孽滋得綢繆未雨之意

人物志總論

右所載潮郡人物若干人皆一鄉一國之善士也（有分寸）雖豐功偉烈卓絕寰區希聖希賢力扶道統者尚猶有待而敦節礪行足樹倫物之坊表文章科名潛脩自好之士村村傑出濟濟衆多蓋亦不勝枚舉矣擇其尤著登之方策將百禩以爲傳信寧敢虛詞溢美使人嘆左氏之浮夸乎夫求木于蔬圃拱把猶將珍重取材于鄧林則必千尋喬幹足爲國家棟梁而後入（以第一等人物望潮人）工師之選惟潮地人才之多是以余特奢其望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倘余不割愛盡加收錄既爲旁觀巨
眼所揶揄亦恐潮中人士以鄉黨自好爲極則而不
一片苦心原欲引之聖賢之域
以聖賢待其身余罪安所逭焉據實直書不爲粉飾
詎敢曰一字之褒足以爲榮亦庶免于搢紳家譜之
誚夫

郡邑志乘歷來是搢紳家譜一望蕪穢令人首疾
不知錄收太濫則華袞弗貴虢蹻列于仁賢正人
君子反將羞與同類此事可容寬假乎作者特加
愼重詞嚴而婉可爲載筆典要

孝義志總論

潮之孝義指不勝屈焉卽其尤著者書之山村海角之間事蹟湮沒民無得而稱其名姓余惡乎紀諸所紀者皆可傳否予亦不得而知也但鄉評所推則肅然起敬若陳孟壯之不欺天日盧和之冒死急難尤古所稱君子人者乎介節忠心有功世道以此知（推本）（所出來引起下文林元卿）聖化流行風俗盛美非偶然耳平遠里民林元卿者有至性父歿葬畢母以爲出就外傅也卿携一箬笠詣父墳日夜悲號露處達旦旬餘鄉人頗言狀母趨

視之曰兒歸此間有虎甚可怖卿曰吾知有父耳何畏焉結草爲廬以居哀毁不輟朔望還家省母省畢復往雍正七年邑令劉延泰造廬唁之明年鄉士大夫憐其孝爲計其居已三十有六月矣於禮應畢共迎之以歸路人嘖嘖稱道之卿年甫十有八歲少本便爲立傳附書其事以俟他年採風見此日治化之隆云

化行俗美奇人奇事往往有之元卿年十八有此至性自不可泯没也

隱逸志總論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滄桑變易不事二姓則隱逸可佳識時將亂知大厦不支于一木亦欲潔其身者之所爲（正論）若夫當明盛之朝而矯語高蹈君子以爲誰欺乎其才其德果足爲時所利賴豈有泉石（想見忠良心地）重於蒼生獨貽君父以焦勞如秦人視越之肥瘠哉文無經邦之猷武無犖苞之略顧安所得高位而居（道着心窩）之惟有托於隱逸而已矣雖然堂陛之上皐夔布列草野之民熙皞成風自知厠名仕版如黑子着面何（此等是自）

闗有無姑肥遯以養高君子亦無惡焉（知之明）或不得志於有司安分守拙借山林闃寂自文固陋不爲牢騷憤懣之所爲則亦有足取者（此一等是不得已）因其逸而逸之文之以美名曰隱也何不可（妙有分寸）

筆下鋒鋩礚着見血總不肯輕易放過此太平招隱書欲激之使出仕也

流寓志總論

右所載三十有八人潮之寓賢可謂盛矣濂溪紫陽先後并至吾道南來之日也龜齡角聲其事近怪曲江盤桓誠齋嘯咏東坡一代文人留詩鑱石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感況文山陸相鄒劉林陳杜蕭諸君子（鄒渢劉子俊林琦陳龍復杜滸蕭資陳桀俱從文天祥提師至潮先後殉節者）間關播越忠貞炳宇宙者乎對斯人而不興忠義之心吾敢以人類目之哉其他或以經濟顯或以忠孝傳或以廉節稱或以詩文著洋洋濟美有功世道足跡所屆草木留香將高

標其姓名以增十一邑山川之重夫惡可泯沒也士君子寧爲良臣文陸諸公遭時不幸非堯舜之民所比擬乃所願則濂溪紫陽耳竊嘆楊龜山自洛還閩遂開百代閩學之盛大儒接踵直甲中原濂溪紫陽造詣已幾於將聖乃當日命駕至潮不聞潮中學者孰爲周子高弟雖郭叔雲鄭南升受業朱子之門其學亦不傳於世豈惠照大顛之異說浸淫蟠結于人心而不可猝變抑停騶不久教澤未深靡有橫經講學以隨其後者耶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

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後人以講學爲迂濶遂有避其名以浮沈于世俾後生少年懵然若夢之弗醒（道破世情）悲夫其賊夫人之子也使濂溪紫陽留斯講說一二載道南統緒不得專美於閩矣一時寓公爲全潮正（所望如此）學之福庶幾不負來遊之意尋常遊客不過以詩自鳴肯關心風教誘人爲善則當代之山海鳳麟也（一片苦心）望君子之至於斯者勿虛遊寓一行皆有裨是邦風土民物焉漳浦蔡梁村世遠嘗於辛丑歲至潮流寓澄海集蔡氏宗人講明正學潮士以爲空谷足音從遊

者。甚。衆。今官少宗伯見任無立傳之例。附書以志不忘。俟他年載筆者採錄云

足跡所至便欲有裨人國此鹿洲素抱也諄諄望人明道講學把龜山做大証佐覺當年周朱二夫子南遊時潮人果是錯過機會後有作者能無慨然

古蹟志總論

蹟以人傳固也舊志載王莽南海亭爲古蹟之冠異哉南海亭不知在何所據云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揭陽縣則南海亭之不在揭陽縣也明矣即使至今果存以亂賊宴遊之地猶將壞其屋汙其宮而瀦焉忍復張之爲勝耶又潮僧大顛墓唐時被發舌根朽化未盡復瘞之宋至道中鄉人再發視則無矣此亦傳爲古蹟何潮人之好爲語怪也使舌至今尚在亦可以云怪物而自宋即已無有何蹟

可言郊野山原之地荒墳纍纍骷髏豈皆悉化此而
誇爲美談將大長椎埋發塚之風使旣寂僧徒不得
古人之言所全實多
安居奄穸誰實階之厲乎潮中勝蹟惟鄉校有昌黎
敎澤拙窩有濂溪遺意覽勝亭紫陽手書鐵漢樓元
城勁節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起若太子樓北殿山
千秋鎭和平墩聞雞亭則有宋君臣播遷顚越不勝
感慨係之今舍鄉校聞雞亭弗書而張南海瘞舌之
嚴于斧鉞
荒誕是輕大儒而重亂賊且視帝子之芳踪不如死
僧之臭壞傷壞名敎莫此爲多不可不一較正者也

其他古蹟備數而已遊山摩石題名傳後不以人而以官中離銘鐘竟同梵偈以其爲好學之鄉先生尚不忍削去之然則人可不好學哉莽賊自比周公妄擬典謨訓誥曾不得與好學而未聞道者較一日短長旨哉唐陽城之言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是作書者本意忠孝所在寸土皆香自後人慕之則見爲古蹟矣然則古蹟亦豈易言哉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余亦曰是書成奸邪之勢孤矣人皆把古蹟看作遊覽細微此獨寫出

如許關係敎人忠孝之書也

物產志總論

世皆稱嶺南多珍異土物之產甲於中州非潮也潮所有者鹽絺海錯布帛菽粟尋常服食器用之需而已黠民覬山礦竊取土砂懼洛釁端久經厲禁銀銅鉛錫之類遐哉尠矣程蘭鳳葛潮毡潮紗初何嘗有甚佳美空負重名奔走遠近求之者若天降地出貿之者如大貝南金貨之者聲價日高品質日下非官斯土者之所樂聞也其他常產皆益生民樹藝畜牧可以致富成家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猗頓陶朱在乎

地方之累

切中時弊

人之自取之加以司牧留意爲此王政也民間撙節愛養則熙熙攘攘者用之不竭耳前輩云地方產一異物則爲地方之害奇技淫巧不如勿產之爲隹信夫

極言潮地無奇產非貶潮也爲潮蘇無窮之累也留心民瘼者讀之則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潮州雜記總論

（得大士腦）

雜記雖志乘緒餘亦不可專務索隱致傷名教交趾道士仙花嶂叟雖荒誕不經未至壞人心術若舊志載梅州異僧爲定光佛化身庇護宋旣事深可駭焉宋旣爲秦檜用人以鷹犬而致大位檜敗被劾安置梅州遇聽明正直之神將痛心疾首爲天下誅殛之（佛應自笑多事）恐後何勞老佛化身不遠二三千里指示前程許陰助於數十年之先則何不敎以勿附奸邪併此陰助而省之爲奸伏辟乃天道王法之常豈可以建庵慈

報終爲庇護俾復顯官享遐齡佛之乖謬竟一至此極乎李綱廢棄趙鼎放逐宗澤沾襟岳飛被害佛何不助之庇之豈尚不知有忠良邪佞之別耶何所見而黨惡何所因而佑賊使後世奸諂小人安心病國恃有佛而無所顧忌所關于世道人心匪細也又載巫師張法星以葦席作舟載米穀一日爲三山國王名風覆之巫師怒與神鬬聞妻哭不能歸令以鐵嵌棺首置廟前潭水漲棺浮擊壞其牆三山神乃讓居座左鄉人肖像合祀之不知誰爲好怪造此齊諧曾

宋室傷心在此數事佛何得辭其責

是堂堂民牧亦篤信而筆之於書耶譬民間載米穀出海司牧治之其民不服徑至堂上與牧鬭牧亦將眼前道理一照自明讓居座左與之偕尊一堂乎好勇鬭狠可以並神何怪乎民之操戈動衆相爭相奪所關于世道人心又匪細也其無傷名教之事雖隱怪纖微足資談笑卽膽怯無能如吳大理之類亦皆臚存弗削焉若劉元城之節概鍾元濬之自表莊淑禮胡世和之勤事陳總以名添桂之舍生全主皆忠誠轟發宇宙間足爲名教干教爲主城者鄉厲誓文可化風俗周妻雷震可懲不孝大書

特書何所庸疑議哉讀是編者勿徒以游戲視之
著書以維持名教爲主不可矜奇信異致壞人心
玆篇議論正大聖人復起必不可易卽使神佛有
知當亦無容置喙

留智廟紀聞論

潮州舊志云梁猶龍庚戌計偕行德州道上宿留智廟旅店自言夜夢傳呼玉青名星君四人導行至朝見宮闕巍然四人者入止猶龍侍命食頃乃出云玉青敬勞星君真靈不昧一生正大光明多行好事端的不負科名猶龍遜謝稽首四人相顧指點有若語此間是星君坐次者有若語星君始子科名事業者既魁南宮第十八悟前身事歸爲兄弟述之未幾卒後其甥入都門兄應龍囑其詳訪癸丑秋還報廟始自前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現請建中尊冠帔如帝后即東嶽碧霞元君旁列散聖第一位丰采鬚眉恍似猶龍云海陽縣志不載其甥入都往訪事云弟夢劍公車往廟瞻拜訪廟始自前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兒請建東嶽散聖等語俱與府志所載其甥之言一字不差但夢劍有題壁詩云崔巍廟宇夕陽中路絕天人忽此通十八星霜羨被冷七千闕塞鶴魂空羨兄朝闕雲霄樂媿我造家鼠雀攻君父深恩俱未報可能安坐玉清宮題畢覽其神顏赭若汗云

偶然夢寐何足憑信況其荒誕不經如女巫見鬼釋

二　詭　破的

子之說投胎轉世俚鄙可嗤至此極矣神道雖泥塑木雕不能離人之形以爲形耳目口鼻鬚眉顔面偶與相肖何處無之因其肖已而遂以神自居（當日恐是如此）疑爲轉世疑斯夢夢愈疑此常人之情也勿論轉世之事幻妄無稽借曰有之生爲正人沒爲明神神復爲人亦理之常有何可異（大儒正論）人顧樹立何如耳豈必以神之轉世爲榮而玉旨星君數語又甚醜而寡趣言之者不以爲羞聽之者直神其事（不如說箇明白）吁可以知風俗已昔人大書志乘今宜削去恐夢夢者仍然莫覺其非反以爲

掩前人之美而乃弟夢劍詩詞有君父深恩俱未報
可能安坐玉清宮二語稍爲近正是以姑存弗削耳
考梁猶龍一生未嘗有所表見甫成進士即賦玉樓
（四語駁倒）
果係神靈降生不應歸去之速弗令樹立於世則又
（道破世人眼眶小）
何因而來豈神之志願僅一進士足乎進士　朝廷
（神亦何以自解）
之名器既叨名器當報　君恩奈何冒竊而逃焉勦
（雋心刺骨）
育顧復棄若敝屣不忠不孝之譏吾何以爲茲神解
耶潮俗尚鬼竟嘖嘖爲美談亦司風化者之憂夫
立論崇閎屹如山岳筆鋒犀利凜若冰霜此爲正

人心息邪說有關世道之文非好譏彈人短也神而有知當亦啞然自笑

平臺紀略總論

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計之外（起勢爽豁）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条將遊擊守備大小弁日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欻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殊出意外）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怪其然）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

先撥賊未至而衆心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然鹿
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
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
（功成之速亦出意外）
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
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皇祖仁皇帝德福齊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效靈
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
（實情實事）
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
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力疆場克敵致果

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衰世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

生下無數波瀾

臺灣海外天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嗜殺今

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緊接入古）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奧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南路兵力已弱）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

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
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
北路地廣兵單更爲可畏
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
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
方慶剷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
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
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卽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
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

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老臣謀國）
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絕妙經濟今已舉行即彰化縣是也）
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
餘兩草萊一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
縣治設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坌設巡檢一員
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內門設
千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
郎嶠極南僻遠爲逸盗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
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

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
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
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訟獄設義
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
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彝常設施耳而
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
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爲
熟番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
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

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此足以破棄郡說）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境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理勢必然）如澎湖南澳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為賊窠閩廣罷敝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彝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為户（名言至論可使天下庸才盡皆俯首）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

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

不易之定理

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内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

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間

沈痛極矣

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

不為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

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奬義烈用慰忠魂

亦因以為鑒可也

全臺形勢了了胸中古今治亂瞭如指掌非絕大

經濟絕大筆力非經生所能步其後塵

粤中風聞臺灣事論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豎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遥遠民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即肯豎旗遥應或者起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豎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用兵之道安民爲先）無罪訛傳惶惑之所致也臺灣土番有生熟二種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爲生番皆以鹿皮蔽體耕山食芋弓矢鏢鎗是其所長但止能穿林飛箐暗射殺

人不敢公然出至平地與官兵對敵且性畏砲火轟〔深知野性不能爲亂〕然一聲抱頭遠遁此生番之不足爲慮也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爲熟番相安耕鑿與民無異惟長髮剪髮穿耳刺嘴服飾之類有不同耳雖矢鏢便利而〔最中〕各社言語不通里門之外視若秦越非有漢民指揮迫嚇〔肯綮〕其勢亦離而不合但除去莠民一振軍威則番害自息此熟番之不足爲慮也廣東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衆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強悍〔強悍則有之力田是其本意〕然其志在力田謀生不敢稍

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于歲終賣穀還粵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爲常辛丑朱一貴作亂南路客子團結鄉壯奉

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眼前証佐）銜墨瀋未乾豈肯自爲叛亂愚意北路起釁必繫一二無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番混擾分罪造出盡勦客子之謠言傳播煽惑（此匪類激夥之計）使在臺客子畏死惶亂羣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豎旗同謀之舉但當開誠布公慰諭無辜客民各安生業（如此則民心服）止戮

罪首附和之人以儆將來其餘並免株連不必自懷（如此則民心）
疑畏（安）竊計臺平以來方經十載瘡痍甫[illegible]既非作亂
之日兇當　國威方盛武備正強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極島遐荒感激愛戴雖在
至愚不肖亦無忍爲從叛之理不過二三莠民食飽（不差）（一字）
福薄自尋死路此輩惟俟竿首稾街其他何能爲哉（此中有經濟）
今在臺文武各官出兵勦捕苟稍假以便宜勿拘牽（在）
文義過爲掣肘旬日之内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
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宁遠念也惟是海外嚴疆五

方雜處狼子野心賢愚參半似不可無善後之策曲此最要緊
突徙薪綢繆未雨亦盛平所不廢乎有留心經理前
㡫願聞者請正冠肅容爲之談笑而道之

熟悉民番情形指揮揆度不差累黍此局外閒談
意在善後而眼前綏靖之策已在其中目光如炬
經世良才也

粵彛論

粵東居彛非計也（直截）自明嘉靖間割澳門畀紅彛種類不一源源而至築城樓設砲臺蜂房蝟聚以長其子孫奄有斯土廣州香山郊關之外遂爲鬼國異域之區矣（悚然可畏亦黯然可憐）紅毛乃西島番總名其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絲蠟諸國皆兇狡異常到處窺覘圖謀人國（是其素性）如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彛交易遂被佔踞爲紅彛市舶之所（一證）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國人習天主敎遂被西洋佔奪爲市舶之所（天主敎之害如此）（又一證）今天

主教盛行于中國湖廣河南江西福建廣西無處無（大可隱憂）之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以西洋人行教惑衆大爲地方之害請將各省天主堂改作書院義學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門俟有便船歸國廣東督撫市恩奏請彝人老病不願回者聽其在省天主堂居住不許招致本地男婦行教誦經違者治罪逐回功令煌煌（甫禁便犯目中尚有王法耶）曾幾何日今省城天主堂八處招集一萬餘人矣又（令人氣塞）（卽寸磔市曹未足）有女天主堂亦八處招集二千餘人矣羞辱中國傷（以快人心）風敗化凡有人心罔不切齒此豈待敎而後誅之乎

萬里經商本爲求財無故而輕數百千萬之銀錢買（試想一想）人歸附此其意欲何爲哉今日萬人明日萬人不胥今省而買遍不止豈尚可掩耳閉目陽爲不知而不問先民有言防微杜漸涓涓不息將爲江河而況狂（此豈細故而可不）瀾四溢人心蕩漾在省郡者旣實繁有徒在澳門者（爲經畫耶）又居然天險内外交通銃砲非常脫有前此呂宋噶囉吧之謀不知何以待之今

聖德方盛威靈暨訖于遐荒自萬萬無所容其癡想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籌也